

集 後
貞 七 女 五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

版權
所有
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冊三角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小南關王美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人

張少岐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十九】

話說大人請衆官坐定才說道 我國家自康熙十一年才把南北六十三省統天下八旗滿漢綠營裡餘兵丁 依戶部計算 每年用糧三百六十萬石 南北七省爲大宗產米之區 所以全由南省採買 直運到通州上場堆倉 籍以養兵裕民 如有餘糧 卽用他接濟災荒 歷年是這樣辦 但是積久弊生 那年也沒交過足糧 不是這省鬧旱災 就是那省被水患 這還算天災 天年 非人力所能爲 朝廷以寬厚待人 向不十分追究 只是本漕未蠲任之先 就知道天津衛有搶關奪壩的惡俗 每年必要出事 每出事必死傷若干人命 這種惡俗負有司之責的 竟不聞不問 本漕想這種事或許是一種成規 但是殺人償命律有明文 可是天津衛爲搶關死傷人命 地方官不聞不問 大清律上出在 那一條 本漕要向衆立請教請教衆官員一聽 立時全仰了項 府縣是更吃不住勁 天津鎮腦袋上立時冒了汗 當時向上回道 這是歷來的習慣 就是這裡搶關 已有三十多年了 大人把兩色一沉道 國家爲漕運的事設官派兵管轄 就是保護漕糧不教他出事 那知屢年爲搶關斃傷多少人 匿不上聞 使通商巨埠化日光天之下 成了強梁世事 置國家法令於何地 直隸督也吃不住 剛要說話 總漕大人竟站起來請總督 天津府 天津鎮 天津縣過來 在一先全是有次序的坐位 這時府縣跟着總督全離了坐 大人向總督道 兄弟初次接任 也正趕上是秋糧的時候 所以要大胆的剷除積弊 整頓漕規 對於以前的惡俗不得不加以

糾正 年兄對於這種搶關的事 總有憐耳聞 倒是誰縱容養成這種惡例呢 總督糟上一缸 向大人道 兄弟對於這事知道的不甚詳細 大人微微的冷笑 又向知府道 貴府職司地方 風俗良否 對於地方上有這種惡例 爲什麼不管呢 這位知府是漢人 姓陳名封 倒是兩榜出身 不過書念的多 世故不大通 有優柔寡斷的毛病 當時被總漕大人 問 期期艾艾的說道 跟大人向 這是知縣辦理不力 卑職對於地方的事 全憑縣官一幫 然據情處理 天津縣忙向上說道 卑大人請想 卑職不過七品縣令 凡事全由府台作主 就出一張告示 令得府台蓋了印 才發出去 有什麼敢擅專的事 至於搶關屢釀人命 卑職也曾據情上達 府台說是相沿成風 若是官家過事壓制 恐怕激成巨變 大人請想 府台既有這種話 卑職敢擅行處置滋事 的糧幫呢 施大人一聽 還是推諉的話 府台道 總糟不要信天津縣的一面之辭 卑職是教他便宜處理 沒教他縱民爲非 大人擺手道 不要說了 本漕說句天良的話 朝廷設官分治 原爲謀與民幸福 如今竟敢教百姓們演成仇殺之風 不覺於心有愧嗎 惟有各本天良 爲國家整頓漕運 矯正惡俗 是 論起來關於漕運的事 與貴府縣無關 可是在貴境內出了搶關殺命 聚衆鬥毆的事 與貴府縣的地方安寧 也有妨碍吧 本漕受朝廷任命以來 夙夜籌思 要盡我之力剔除積弊 已往雖是沒交過足糧 但是本漕調查江浙姑蘇一帶 今歲收成倒很好 本漕決定勒令須交二百六十萬石足糧 衆官員齊說道 這是國家的洪福 總漕大人的才幹 大人把面色一沉道 說什麼國家的洪福 本漕的才幹 我們全是食國家俸祿 應當爲國家效力 職責所關的事 若是全敷衍塞責

清夜捫心能覺無愧嗎 大人這話說出來 臉上寒得令人不敢正視 府縣鎮台全冒了汗

大人跟着說道 本漕想着要在這糧幫未到齊之前 決定了辦法 要把數十年的積弊掃數革除 從今年秋糧上壩起 再不准搶關爭壩的事 這可得請總督及貴府縣幫忙 直隸督忙答道 兄弟很願意年兄把這事辦好了 也算造福黎民 大人道 本漕想請總督聯合藩臬兩司

天津府 天津縣 天津鎮 及本漕一團出五道告示 上邊也沒有別的事 就是佈告各糧

幫不得像往年那種積習 擅自搶關 定於十五日開關放船 本漕親自監視糧橋過關 如敢

不遵本漕法令 即以國法是問 不得視同具文 致干未便 府縣聽了全一哆嗦 向上說道

跟總漕大人回 據卑職查還是一點一點改革 若是這麼激烈的辦 恐怕激出事來 大人道

那開養癰成患 資虎添驢 要不能當機立斷 還辦什麼事呢 府縣只好連聲的答應 大

人又向天津鎮道 十五日調三千漕兵 沿臺北大關上下設防 請府縣帶細綁手 只要有敢

搶關不服彈壓的 立時就地正法 直隸督一聽 當時說道 年兄這麼辦怕有妨碍吧 大人

明白直隸督是有些担不起 自己傲然一笑道 年兄你不用担心 本漕倒不怕担露分 說到

這兒一伸手把金牌拿出來 直隸督及衆官員一看 立時全跪下 因為這面金牌是如朕親臨

四字 就如同皇上在這一樣 直隸督在一先是猛着勁 把這總漕是奉旨欽差忘了

此時忙答道 大人着着該怎麼辦 自管分派 大人把金牌收起 衆官員全站起來道 謹遵

總漕堂諭 卑職等回衙自去照辦 當時從直隸督以下 告辭的告辭 請假的請假 紛紛散

去 衆官員各自回衙 趕到第三天直隸督藩臬兩司的會銜的布告已發下來 府縣鎮台的

布告也全辦好 鎮台又把總漕的告示也領下來 全交與地方去粘貼 四門及關上下 地方一遇到這種差事 算有了飯落 家裡准能吃面湯 因為當地方的平常無故的 全得變着法子琢磨人 這一貼告示 他是拿着小罐挨着麪舖尋白面 給飛羅面還不要 非給他脚高白面 他拿着告示先得順着他該管的地界內轉一圈 只要有面舖子就要 完事准可以湊二斤白面 所以當年一說地方喝面湯 准知是衙門裡又出告示了 這告示一貼上 把一府全哄喊動了 各糧幫也全見着告示 見今年這告示非常嚴厲 直隸督藩臬兩司 如今單有漕運總督 這告示全是一樣的告辭 不准搶壩 如敢擾亂地方 聚衆鬥毆滋事 即行就地正法 這一糧幫上的人 莫不議論紛紛 說是官面上這種法 真够厲害的 多少年成爲舊例的 一旦間就要動壓力改革 內中單提太倉幫的侯花嘴 也見着這種告示 他是發沒在心 向太倉幫的押糧人道 那一年上不出幾張告示 不過是他們應盡之責 侯花嘴今年也自知積怨太深 別的幫上全想跟自己拚命 遂也約請了不少綠林道幫忙 按下這裡依然預備不提 說話間已是十四日 大人向天霸道 本漕自到這裡 一向未肯明白問你 那天在北大關口見太湖鏢的鏢旗 本漕深爲詫異 你岳父既然是一心歸正 誓作良民 此番又頭作這種事業 實有些言行相背 本漕既然決定了辦法 告示已竟貼出去 蜀那時王法無親 恐怕與你岳父多有不便 你也看見本漕對本地官員公事上 交派的何等嚴厲 縱然本漕有維護李廣通之心 恐怕衆官員未肯甘心吧 本漕打發你到蘇州幫去見你岳父 問問他是居何心 若是明白的教他及早離開 不要跟着作這種事業 或者請你岳父到行轅來暫

住幾日 倒無不可 天霸本也想去看 一來有朱光祖前者阻攔的話 二來自己也怕擔
懸疑 所以雖是想看真不敢私自去 大人此時一交派下來 天霸趕緊向大人請安道 大人
這是十分的意典標下 標下這就去看看 天霸退下來 換了一身便服 從人也不帶 逕
自奔開口 來到北大關一看 一眼望不到邊的桅杆 這個日子船已到齊 全是各約了能
人 要在北大關搶關露臉 爲本幫爭飯 天霸順着河邊往西找 到了蘇州幫的船隻的所在
向船上水手一打招呼 說明是專誠拜望太湖李三爺的 水手給通報進去 李三爺隔着船
艙一看 見是天霸來了 忙吩咐有請 水手們剛要出來請 李俊搶步出艙 趕到船頭上抱
拳招呼道 妹丈從那裡來 快上船吧 天霸也抱拳答禮道 大哥你也來了 天霸一邊說着
已上了船 李俊引領着來到大艙 李三爺因爲是門前貴客 遂也站起來迎到艙門口 孫起
也在艙內 遂也站起來讓坐 天霸先給岳父行禮 李三爺是十秒的客氣 並且也十分的慚
愧 天霸躍併起也是多年沒見了 遂以老前輩相呼 上前見禮 孫起那肯受天霸的大禮
攔着天霸彼此以常禮相見 落坐之後 天霸向李三爺問道 岳父你一向納福 小婿隨欽差
大人來到天津 一切事全是新入手 辦着非常麻煩 所以纔聽見你老已到這裡 只是沒有
工夫來看望你老來 小婿此來是奉大人差派到這裡 向岳父打聽打聽各幫的情形 及岳父
此番出世之意 大人及直隸道府縣所出的告示 諒岳父已看見了 對於糧幫雖是手
段激烈一點但是大人辦來歷來取斷然手段 岳父若是有什麼困難的事 最好對小婿說明
也好有個打算 李三爺臉上一紅道 老夫此番是受朋友所託而來 對於搶關爭壩的事 還

右其次 只爲太倉州侯花嘴狂妄無人 要壓倒天下英雄 讓他一人獨霸糧幫 老夫是只要把姓侯的打倒 別的事全好講 天霸道 岳父此事斟酌辦理才好 大人的堂諭很嚴厲 我們誼屬至親 有何不可談的事 岳父這次出世爲蘇州幫爭強弱 小婿可不知你老是何人所託 以及跟請你老的有什麼交情 李三爺恐怕天霸再說出有妨碍的話來 讓孫起面子上下不來 遂忙攔着天霸的話道 賢婿你還不知道 請老夫的不是外人 就是我這位孫二哥 我們是好幾十年的交情 老夫就是爲孫二哥賣命也過 天霸一聽李三爺被孫二爺約出來的 明白李三爺是被面子僥倖 無法推託 遂又說道 孫老伯父更不是外人了 小婿因爲這次大人毅然要把搶關這種惡俗矯正過來 所以才出這種告示 不教再有爭關搶壩行爲 小婿想一折衷辦法 岳父雖然已竟來到這裡 就不應不伸手 可是又有總漕的法令在那能由得各幫任意搶關 小婿想那太倉幫的侯花嘴 既然是獨霸天津關 就不把官家法令着在眼內 勢必要抗令不遵 岳父最好給官家效力 幫助總漕大人捉拿侯花倉 只要把太倉幫推倒 臉面算露了 然後聽憑總漕的堂諭過關 豈不是兩全其美 李三爺與孫起齊說這主意很好 定然依照這種法子辦 天霸又請李三爺到公館 李三爺如何肯去 教李俊跟隨總漕行轅給大人請安 再當面報告大人一切 天霸遂辭別了李三爺孫二爺 同着李俊回倒行轅 一同面見大人 李俊把父親二次出世 不得已之處 向大人委婉陳明 大人見李俊語言靈俐 長得比從前越發魁梧了 大人十分愛惜他 教李俊先不必回去 在公館中住着 赶到十五日一早 公館中自大人以下 全早早的梳洗更換官服 原定辰時起身

大轎已侍候好 大人吩咐把轎 天津鎮武國助到行轅請大人起轎 鎮台從頭一天就與漕兵調撥好了 沿着北大關上下兩岸 每隔五步就有一隊漕兵 全是弓上弦 刀出鞘 由千總把總們彈壓着 自己全佈置好了 這才到行轅請大人身起 大人這一升轎 除了趙元霸不願前去 其餘的人全是 隨着大人監關的 計有天霸 趙壁 計奎 關太 金大力 孫起龍 杜克雄 朱光祖 孫玉堂 孫錦堂 何玉霸 武武祥 李殿遠 黃少傑 張炳義 秦良傑 賈通 賀仁傑 蓋黑傑 黑士傑 杜恒傑 張祥 楊秀 夏志 韓通 這一行二十五位差官 一律的灰搭連圓開契的箭袖袍 腰繫藍絲帶 就是在帽子的品級官職大小 惟有天津鎮仍然遵舊制頂盔貫甲 依前明的武官服制 稟說在康熙年間 天津鎮接李中堂還得照樣的頂盔貫甲 且說大人一升轎 行轅門前轟轟的鳴了三聲鐵砲 前面的鎮台調來的親兵開路 衆着官兩邊護衛着 大轎够奔北大關 不一時來到北關口 大人在轎中看着 見北大關南北沿着河道上下兩岸 全配置了重兵 總漕一到 立時禁止行人 車馬全不准通行 在關南正對着浮橋設了總漕的公座 天津縣早到這裡侍候着 赶到總漕大人轎前請安 轎班把大轎落平 天津鎮武國助轉到木轎前侍候大人下轎 天霸等圍隨大人來到關口 關南關北對面全設了公座 卽關口這一帶就是五百名漕兵保護着 大人入公座 兩旁漕標副將天津縣全設了座 這時河內各船隻全起了錨 聯合着是看形色行事 大人這裡一聲令下開船 跟着關役就把浮橋拉開 浮橋剛一開了 內中別的幫船全沒敢動 只有太倉幫的侯花嘴抱定一對鐵拐耀武揚威的架着船往關口搶 太倉幫原約了不

少助拳的 也全亮了兵刃 趕情正是浮山寨漏網之賊及雙龍島水龍窩的一干羣寇 此次被侯花嘴約出來助拳 頂十四才趕到 這回要藉着南七省的糧幫 全聚在天津 正是自己的萬字 所以決不是貪圖什麼便宜而來 爲首的賊人是闊海獅子丁滾 率帶手下二十四名賊衆 單占一條大船 見侯花嘴真不把官面放在眼內 暗暗佩服 遂也喝令水手往前欺 侯花嘴的船剛衝出船隊 淮安幫內如飛的撞出一條快船 桅杆上高掛淮安幫二友鏢店的鏢旗 船頭上站的正是馬得槽尹路成二頭鏢 懷抱雙鉤高聲喊喝道 太倉幫少往前進 今年休想在你家老鏢頭前逞豪強 趁早讓了頭幫 免得達官爺們動手 侯花嘴剛要答話 蕪湖幫內撞出一條快船 一聲怪叫 淮安幫要想搶頭幫 的得聽打聽蕪湖幫答應不答應 賽蔣忠小門神蔣立 已讓了侯爺的頭幫 就憑你一個保鏢的 也敢出頭阻攔 此時總漕見真有不畏法的敢搶關 遂教趙壁抱令彈壓 趙壁抱着漕運總督的大令 站在浮橋上高聲喊道 衆糧幫聽者 我乃漕運總督標下記名都司實任守備 奉總漕令曉諭各糧幫 不准再搶關奪壩 全要讓關而過 如有不遵者就地正法 馬得槽却答道 糧幫搶關不是由今天興的 我們是一遵舊例 別說是總漕大人的令 就是朝廷的旨意 也得商量商量 那蔣立一挑大母指頭道 罷了 你們淮安幫還算不含糊 我們蕪湖太倉全是聯幫 這只好把三幫讓你們了 馬得槽總的總了蔣立一口道 莫說讓我們三幫 就是把頭幫讓給達官爺 全有點晚了 趁早給我離開天津關 免得達官爺費事 蔣立不由得氣冲肺腑道 你有多大能爲 敢說這種狂言大話 馬得槽虎踞雙鉤一分 說了聲賢弟給愚兄觀陣 我先打發這小輩 馬

得槽一個箭步竄過船來。雙鉤纏頭裏腦的往蔣立頂上鎖來。蔣立縮頂藏頭往後一撒步。一順鐵拐舉起就打。馬得槽烘雲托月立往上架。蔣立不是縮招快。差點沒把兩手給剪下來。蔣立加了十二分小心的戰馬得槽。走到十餘個照面。蔣立的雙拐被馬得槽右手鉤封住。左手的鈎鑽可已竟點到蔣立的胸前。蔣立顧命要緊。往後一仰身。被馬得槽順式用掃堂腿把蔣立踹在船板上。此時河內有漕兵架着小船梭巡。這是暗奉漕標的命令。凡是被打躺下就給細上。蔣立剛要挺身往起站。那知鈎竿套索全到了。立時被漕兵細。官船押赴關前。太倉幫侯花嘴大喊。道官兵何得無故拿人。此時太湖李三爺向馬尹二鏢頭一揮手。馬尹二鏢頭立時招呼水手們開船。淮安幫竟在這一亂的當兒。搶到關口。侯花嘴急的直蹣脚。大叫官面上你們得攔着點。別虧淮安幫過去。我們這不算輸贏。那知他是白喊沒人攔着。淮安幫其實也沒闖過去。不過是把着關口。侯花嘴急的眼全紅了。喝令水手。一齊開船。我們索性把關口佔了。太倉幫全幫船過淨。才讓別人水手們一聲吶喊就要開船。太湖李廣見侯花嘴要急鬥一口。遂喝令嚮往前進。抱一對金鈎。撕銀髯船頭一站。真是鶴立雞羣。船停在河道當中。手指着俊花嘴道。娃娃。你有多大本能。發此狂言大話。有你我李三爺在此。焉能任你狂傲。侯花嘴手指李三爺道。你可是老兄李廣通嗎。李三爺道。要知道八百里金鈎大王鎮蘇杭的厲害。趁早退後。侯花嘴方要還言。只聽旁邊船上有人高聲喊道。侯爺你何必跟他枉費言辭。待小弟打發了這不知死的老兒。跟着從旁邊船上竄過去一人。侯花嘴一看。正是雙龍島水龍窩的隔海夜叉苗旺。苗旺托定三股漁叉跳過船來。李三爺把雙

鈎一分 斜顧在窗前閉住門戶 厲聲喝問 來人報上名來 苗旺道了姓名 李三爺冷笑一聲道 毛賊草寇也敢到這裡耀武揚威 雙鈎一舉 說了聲你是自來送死 左手鈎是鳳凰單展翅 右手鈎却是進步撩陰 苗旺一招一架 跟着往裡進招 李三爺這鈎已是成名 鈎拉鎖帶 剪刀纏拿 全有獨到的工夫 走到七八個照面 苗旺被李三爺的金鈎把叉頭攔住 一脚踢下水去 翻水浪子苗清兄弟長破傷 腳下一點船板縱過船來 也不答話 遞避水刀就扎 李三爺本是對面站着 見賊人刀鋒已到 左脚一撤步 雙鈎是平分春色 左手還撩苗清的右臂 右手鈎是攔腰斬 船上那有多大地方 想後退是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往起縱來不及了 只好往後一仰身 倒在船板上 一連兩個翻身滾下水去 惹得水手們全叫好 鬧海獅子丁滾臉上不掛 自己要過來動手 金風道人水中仙溫道彭 握劍在手一個箭步縱過船來 脚挨船頭白蛇吐信 劍尖直奔李三爺的咽喉刺來 李三爺見來者是一道家打扮 劍一發招很是輕靈巧快 就知道這道人本領不俗 這就叫行家一伸手 便知有沒有 當時李三急把手往外一推 跟着一翻腕子是寶鈎十二路的招數 金風道人施展開八仙劍 也是下了多少年的工夫 兩人走到二十餘個照面 金風道人見李廣通這對鈎 真是與衆不同 真怪是成名已久 好容易見李一爺露了空 惡道就施展巧連環陰陽三劍 頭一劍接乘龍跨鳳 用劍一領李三爺的雙鈎 跟着變招就是玉女穿針 李三爺一撤 劍尖貼着衣服擦過去 再一換式就是白鶴亮翅 眼看着劍已沾到李三爺的右臂 李三爺右手的鈎是舉火燒天 用鈎頭把金風道人的劍尖一割 倉的一聲 劍往外一閃 李三爺的左手鈎是橫掃腰間 這

一招把金風道人真魂吓掉，劍已被人家推出去，撒不回來。鉤已到了，用盡了全身之力，腳下一登船板，往後退出五尺去。金風道人腳已落到船邊上，李三爺往前一躍身，雙鉤斜着奔金風道人劈去。惡道要想抽身撤步，可忘了後面沒有着腳的地方。李三爺的鉤又快，幸虧老道往河心一墜，算是被李三爺的鉤頭把道冠連頭髮捋下一綖來，撲通的掉在河內。綖就是水中仙那怕落水，立時踩着水逃回船去。雙龍島水龍窩中寨大頭目劉彪，水怪劉洪，各亮蛾眉刺縱過船來。雙戰李三爺，李三爺那把他二人放在心上。雙鉤展開把兩個水賊忙忙的頭昏眼花，簡直是逃不進招來，走了六個回合，劉彪被傷落水，水怪劉洪蛾眉刺被李三爺打落船頭，翻身想下水逃走，被李三爺金鉤月牙護手點傷了後背。李三爺是手下留情，算是沒下絕情，也逃回船去。雙龍島的寨主關海獅子丁滾，氣得無火起三千丈，摘兵力腳點船頭縱過船去，右手是一柄青鋼劍，左手是五行圈，落到李三爺的船上，金雞獨立式一站。李三爺見這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庭，臉似青磚，眼光神足，獅子鼻，四字口，頭髮像捲毛獸，這份家貌真是各別的兇惡。李三爺喝問姓名，丁滾道：李廣迪要問你家島主姓名，諒你也有個戶口。雙龍島水龍窩關海獅子丁滾，就是你家島主。知機識務的趁早回你的太湖，咱們是井水不犯河水，要是不知道進退，管教你一世英名付於東流。李廣迪哈哈一笑道：你發此狂言有何本領？李某不才倒要領教。丁滾厲聲說道：島主全憑掌中的青鋼劍五行圈威鎮雙龍島，江湖上多少成名露臉的英雄，也以逃出島主的手去。今日你是自取其辱，我可要得罪了。話聲未落，腳下一躍已到李三爺面前，左手五行圈劈蓋頂，右手打。李三爺

加鉤往上偏一帶 右手的鉤找五行圈 左手鉤找丁滾左臂 這一來丁滾趕緊撒招 要不然一條胳膊垂下來不可 丁滾左手劍擺着遞進招來 是巧婦穿針 咽喉喉掛兩肩 李三爺鉤分左右 橫攔管捋 丁滾撒步抽身 施展平生絕技 兩人這一搭上手 真是棋逢對手 兩人的招術絕倫 戰到三十多回合 丁滾的五行圈跟李三爺的鉤捋上 兩人的力量不分上下 兵刃可見出口壞來 五行圈的刺子竟被金鉤捋斷 丁滾往後一退步 說了聲李廣通 咱們後會有期 墊步擰腰退回自己船上 李三爺撕髯大笑 把雙鉤一抱 右手駢二指指着闊海獅子丁滾道 老夫既有家鄉 又有住處 不怕無羞無恥自管去找老夫 隨又指着一般羣賊道 老夫會的是英雄好漢 要是沒有真本領的 趁早別再來領這現世 老夫久聞太倉幫俊花嘴 要永露天津關 既然敢發狂言 就有出類拔萃的工夫 姓侯的若有真本領 請他出來當衆顯顯能爲 引縮脖子說大話 侯花嘴一聽 立時抱鐵拐縱過船來 大叫李廣通 你不要倚老賣老 口出狂言 你不滿是佔太湖的老賊 跑到天津衛鬻字號吓嚇人 侯大爺今天要教訓教訓你 李三爺道 侯花咀不用逞利口 老夫要讓你逃出這對鉤去 在船頭上拜你爲師 李三爺把雙鉤一分 剛要動手 水豹子孫起 抱刀轉到李三爺面前道 三爺你該歇息歇息了 老哥哥我打發這小子上路 李三爺往後一撒步道 二哥這種無名小卒 何必勞你老前來動手 侯花嘴厲聲說道 兩個畜匹夫不用裝瘋賣傻 侯大爺今天全把你們成全了 話到人到 棒鐵拐攔面著腳就打 孫起趕緊架架相還 這把刀在老英雄掌中已三四十一年 只一蹶潑風刀法闖蕩江湖 黑水湖虎頭舟威名遠震 刪砍劈剝 倒是與

衆不同 侯花嘴這對鐵拐 崩碰點打 帶得一片風聲 手黑心狠 全在致命處下手 走了二十多個照面，老英雄工夫倒是不含糊 不過是多年沒摸兵刃 更兼年歲懸殊 已有些不能招架 李三爺明知孫起工夫已攔下了 只是不能不教他動手 此時見勝不了侯花嘴 還是小事 再教他們戀戰 恐怕要有性命之憂 李二爺一個仙人換影 橫身在兩人的當中 雙鉤往兩下一分 說聲二哥這個臉讓給兄弟吧 孫起趁勢往旁一縱 微微的有些氣喘 侯花嘴大叫李廣通你這就叫不是人 好漢是單打獨鬥 你這想倆人打一個 我是輸我也不服 李三爺道 當着南七省的各幫船主護糧的朋友們 咱們得說公理 老夫跟你姓侯的沒有殺父之仇 奪妻之恨 誰也沒把誰的孩子扔在井裡 我焉肯想傷你這條小命 不過要做戒做戒你 教你往後不要目中無人 我這位老哥哥原是黑水湖虎頭舟人 姓孫名起綽號叫水豹子 就是手黑心狠 動起手來向來不肯留情 老夫見你不是老英雄的敵手 恐怕我這位老哥哥收招不住 傷了你的性命 這才出頭攔阻 你饒不感念老夫心慈面軟 反倒憐心爛肺鼠肚雞腸 疑心倆個打一個 你真是匹夫之輩 老夫才跟你單打獨鬥 若讓你逃出手去 枉稱八百里金鉤大王鎮蘇杭 侯花嘴冷笑道 你不用道子號 你也就是在太湖仗着人傑地靈 來到這裡再這麼狂 那叫自找栽跟頭 李三爺把金鉤一抱 手指喉花嘴道 老夫不跟你這匹夫鬥口 小子你還招吧 當着南七北六水旱兩面的英雄 還要給你個便宜 動手先讓你三招 你還是自管照致命處下手 老夫這樣對待你 總不算欺負你了 這時兩旁各幫船上全齊聲說道 還是老英雄人物 成名露臉的李廣通李三爺作出事來 真教人佩

服 侯花嘴肚子全氣破了

大聲怪叫道

李廣通你真是老奸巨猾

你那是讓你侯

爺三招

分明是要看看侯爺的路數 你別說讓三招

就是讓三十招

我不領情

各船

幫一聽

齊聲說太倉幫姓侯的不够外面朋友 真正不是東西

侯花嘴此時還管什麼 捧鐵

拐樓頭就打

李三爺往外一攔

侯花嘴雙拐一帶 橫掃腰間

李三爺一提腰縱起有六尺多

高

往下一落

順勢倒點金燈

侯花嘴不是閃的快

險些把左臂給刪下來

李三爺毫

不留情把行鈎二十四路施展開

金光閃閃

風雨不透

兩人走到二十餘個回合

侯花嘴

混身見了汗 正在危急之時

關口上的漕兵全往這邊移動

趕情是天霸見太倉幫所約來的

匪人 有浮山寨羣雄會漏網之賊

遂暗暗報告了總漕大人道

太倉幫不止於是搶關奪壩

他所帶來的同黨

全是江洋大盜

方才動手的那幾名賊人

是雙龍島的水賊 曾助浮

山寨大刀方成抗拒官兵

濟南府尚有緝捕明文

大人一聽很是震怒

侯花嘴真是膽

大惡極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藉太倉幫之名

嘯聚盜匪 視國法如無物

天霸你帶二百名漕

兵給我鎖拿

如敢拒捕當場格殺勿論 天霸秦大人堂諭

立時率帶漕兵狂奔幫船聚集之處

天霸頭一個跳上一條巡船

還沒等到了動手的大船前

侯花嘴一時心慌 被李三爺的金

鈎傷了右臂 掌中鐵拐也出了手

剛要逃走

天霸知道他是罪魁惡首 讓他走不得 抖手

一鏢正打在侯花嘴的左腿腕子上

被漕兵的鈎鏈槍攔住

按在船板上捆了個結實 雙龍島

的羣賊在先還要救侯花嘴

那料到天霸已到 高聲說道

總漕大人有堂諭下來 現在要傳

各幫不得再滋生事端

各糧幫如有不遵總漕堂諭

即行就地正法

這一傳出嚴厲的堂

諭 兩岸上又全有漕兵列着隊伍 若是一逞兇就許走不脫 丁滾向羣賊遞暗令子 全從船後下水逃走 天霸只向李三爺說了聲不要造次 聽候大人堂諭才好 李三爺點了點頭 天霸把侯花嘴押到關前 大人傳話 不用再鬧這兩個窮凶惡極的匪棍口供 押赴關口就地正法 細綁手把兩人往起一架 二人是罵個絕口 金四爺從護兵手中抄起一把大砍刀來 倒提刀攢向大人一打阡道 標下願替削子手行刑 大人一揮手 金四立時站起來到關口 趙壁抱着總漕大令來到關口 喝令行刑 冬的一聲號砲 金大力把大砍刀一舉 克赤一聲把羅立的腦袋砍下來 跟着細綁手又把侯花嘴拉過來 也是一刀 把腦袋砍掉 北大關的地方早已伺候着 把兩個人頭懸掛 浮橋兩邊的燈杆子上 這一來把搶關的各幫鎮住 天津鎮立時抱着大令站在關口高聲喝喊 各糧幫聽者 今奉總漕施大人堂諭 以朝廷立漕運以南方為產米之區 京師八旗滿蒙漢綠旗養餘兵每年所需之米 咸賴南米供給 南七省年年照例由漕運總督飭屬採買 由各幫運撥通州 全糧上壩三百六十萬石 自非少數船隻所能載運 乃日久弊竇叢生 遂有搶關爭壩之事 其中利之所在 以人命為孤注 背叛律例 蔑視官府 實屬罪無可逭 今施總漕力行革除積弊 自康熙年月日為始 永遠不得再有搶關之勢 各幫以先後到達天津為限 全要讓關而過 惟南七省以太湖產米最多 自比定例蘇州為頭幫 其餘者以船到先後依次序而過 再有不法之徒 擾亂航運 爭壩搶關者一律就地正法 總漕大人有御賜黃牌 有不尊守者 各幫以侯花嘴為前軍之鑑 宜各凜遵毋得以身試法 天津鎮傳完了令 蘇州幫船上隨是眉飛色舞 水手們韓神百倍 倉倉郎